

# 四走故宮文物南遷路

今年六月上旬，承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之邀，筆者和多位故宮同仁及文化教育界的老朋友，一起參加了一次由北京故宮發起組織、台北故宮命名的「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極有意義的故宮歷史之旅；行程歷時半個月，幾乎訪遍自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起，文物從南京分三路向西南大後方疏散，途中停駐過的每一處重要地點；似乎六十多年前個人幼時成長的生命記憶，又再一次回到眼前來。觸景生情之餘，對於自己一向重視的文物南遷史事的完整重建，又增添了好多項的瞭解與答案，深感獲益良多；因此願意借《故宮文物月刊》一角，略抒內心所感，同時也藉此機會，向兩岸故宮當局，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

事實上如果把小時候自己跟著父母親伴隨著故宮第一批西遷文物，歷經貴陽、安順、巴縣、重慶，最後到達南京的「初生之旅」也算進去

的話，那我這次的「重走」，已經是第四次了。一九九九年九月，為了紀念父親莊嚴先生的百歲冥誕和重溫兒時的記憶，筆者約集了二哥莊因、三哥

莊喆、三嫂馬浩、內子陳夏生、宗門老弟莊伯和及弟妹張瓊慧，還有一位在美國出生的姪兒莊誠（莊因的兒子），加上同行公視攝製小組工作人

員，一行十餘人，便從貴州而四川而重慶而南京，作了一趟相當完整的懷舊與尋根之旅。二〇〇四年，為了尋找傳聞為父親在華嚴洞洞壁上的題字，筆者又從貴陽專程去了一趟安順。那麼這一次二〇一〇年，筆者再偕兩岸故宮及南京博物院的專家學者一起重走，就的確可以說是「四走故宮文物南遷路」了。

這次參加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一共十六天的行程，覺得最令人感動與收穫最大的，有以下數項：

## 兩岸故宮攜手共研非凡歷史

首先，兩岸故宮能夠重視並且重新正視這一段發生在六十年前抗戰期間的文物播遷歷史，尤其能夠共同籌組一個由「兩宮」以及南京博物院同仁和院外專家學者，還有多家媒體朋友所成的規模不算小的考察團，目的就在根據已有的資料，通過對當年三條西行路線的實地踏勘，對知情遺老和民間人士的訪談，再加上各項新資料新事證的蒐集，試圖為當年數十萬件故宮文物，為躲避日寇戰火所做的

萬里播遷艱辛歷程，重新整理和建立一套更為精確詳實的歷史紀錄，俾有助於當今世人對那段艱難歲月與非凡經歷的認識和了解，意義自是無比重大深長的。

這次北京故宮一共出動了包括院長和兩位副院長在內的十九位同仁；南京博物院因與南遷文物關係密不可分，他們也動員了院長、兩位副院長和四位部門主管；台北故宮則在兩位處長、一位科長和兩位研究人員之外，另外又約集了書畫專家、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的師生、文化基金會的負責人和筆者，組成了十個人的團隊；只可惜原定率團的副院長臨時因故不克成行，否則就更完美了。總之這次重走文物南遷之路的考察團之行，除了本身的重大意義，更為兩岸故宮在合辦展覽與人員互訪交流之外，創下對某一學術或歷史專題攜手共研的難得先例。

## 重大收穫

其次接下來的幾個事例，是筆者參加這次重走，覺得最有收穫之處：

### 一、能和當年文物南遷時父親故宮

#### 同事的後人見面

像六月三日剛到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就在夫子廟秦淮河邊的一家餐廳，見到梁廷煒（博華）先生的孫子梁金生。金生先生一九四七年生於南京，曾任北京故宮文管單位的處長，他的父親梁匡忠抗戰時即參與故宮工作，祖父梁廷煒先生戰前在北平就是筆者父親的老同事，抗戰時文物從南京西遷，他便是第二批經陝西到四川文物的護運者；抗戰勝利後三路文物和護運同仁匯聚於重慶時，我便認得他們一家了。一九四九年廷煒先生奉命押運第二批遷台文物到台灣；以後數十年，無論文物存放在台中糖廠倉庫、霧峰北溝庫房、以及最後遷到士林外雙溪，他一直都是父親那個單位的老同事。印象中的梁（廷煒）先生和顏悅色話語不多，身上永遠穿著長衫或中式褲褂；平常在家總愛小飲兩杯；最疼他唯一帶到台灣來的長孫峨生（也就是梁金生的大哥）。廷煒先生是同自北平故宮護寶來台三位老哥仁（結拜兄弟）的大哥，老二是吳玉

莊  
靈



圖二 南遷時代故宮同仁之後代，在這次重返南遷路上歡喜聚晤。  
左起：歐陽定武、朱傳榮、鄧嘉嶠、梁金生、莊靈。



圖三 2004年筆者在貴州安順，尋找到華嚴洞岩壁上的題字。（劉振祥攝）

算時間一九六八年遷台文物早已從霧峰北溝運到外雙溪新館，父親那時正擔任副院長；之所以能跟歐陽伯武高興地聚晤品茗，想必他後來是跟隨叔父歐陽南華先生也到了台灣。

還有一位朱傳榮女士，她是北京故宮《紫禁城》月刊的執行主編，

這次她始終和全團一道考察。筆者和朱傳榮早已是多年朋友，她父親是朱家潛（翼齋）先生。一九四三年由父親押運到貴州安順的第一批文物中有部份書畫被選調到重慶去辦展覽時，由於那時他也參加了展覽工作，因此認識了父親；後來家潛先生也正式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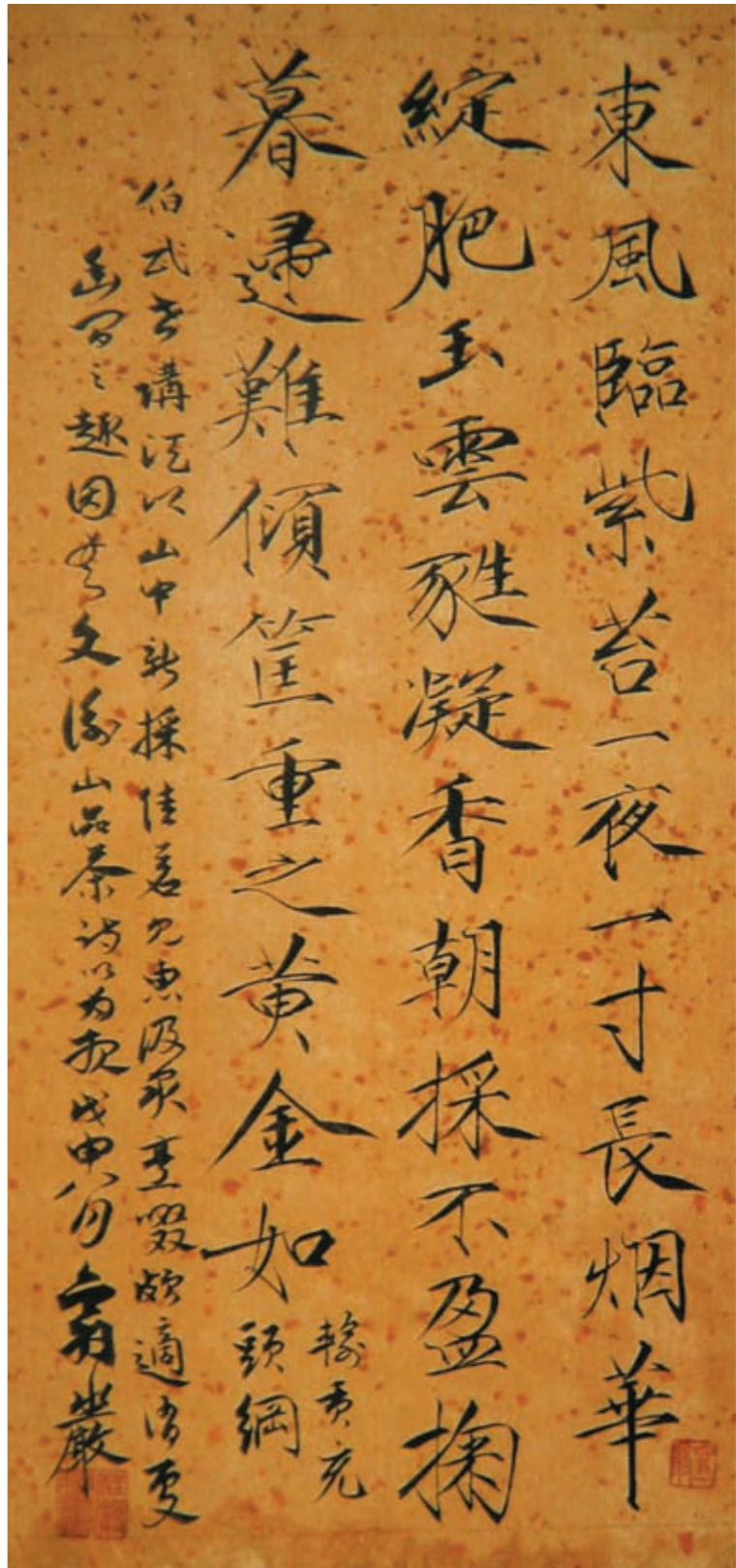
了故宮，並且終生都在北京故宮工作，是文物鑑定和明清傢俱專家，還是平劇的名票友。傳榮的大伯朱家潛（豫卿、餘清）先生更是父親抗戰前的同事和好友，寫得一手好字；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在南京分院時，家潛伯伯就常常和朋友到我們距分院庫房不遠的活動房屋宿舍和父母親暢敘；高興的時候大家還會一起清唱崑曲，由母親吹笛伴奏。

此外，旅程中還遇到一位鄧嘉嶠女士，她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南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即今天的南京博物院）時代工作人員尹煥章先生的小女兒，她後來也成為南京博物院同仁。筆者雖然當年並不認識尹先生，不過由於南博與故博關係，鄧女士也可算是廣義的故宮前輩同仁之後了。

這次五位一九四九年前後故宮老同事的後人能夠在旅途中相聚，並且共話兒時舊事，相信無論對誰來說，都是一次一生難遇的緣分與福澤。

（圖二）

二、華嚴洞洞壁題字的正確解索和  
答案



圖一 莊靈先生於1968年書贈歐陽伯武的瘦金書條幅。（莊靈翻攝）

璋（爽秋）先生，而那志良（心如）先生最小；三位都是旗人。因此這次筆者和金生雖係初見，但在感覺上卻已像是多年不見的老鄰居。

另一位是歐陽定武先生；他是這次筆者隨團造訪四川樂山安谷鎮「故宮文物南遷史料陳列館」時，在那裡遇見的。定武的父親歐陽道達（邦華）先生也是先父的老同事，抗戰西

遷時他也是古物館的科長，當時是負責播遷到四川九千多箱中路文物的樂山辦事處主任。筆者也是勝利後在重慶認識歐陽先生的，可是一直到後來大家都到了南京之後，我才和歐陽先生的大兒子伯武和老二洪武較為熟識（由於他們兄弟姊妹有九人之多，老三以下的就記不清楚了）。一九四八年起文物開始遷台，因為歐陽先生不

願隨政府到台灣，因此全家便留在南京；一九四九年之後他依然在北京故宮工作，是馬衡院長的得力助手。歐陽定武是歐陽科長的第四子，這次一見面便能認出，因為他實在和父親長的很像；這回他還特別帶了一份筆者的父親在戊申年（一九六八）寫贈給他大哥歐陽伯武的瘦金書條幅的彩色影本送我（圖一），更是令人感動。算



圖五 翻越秦嶺的公路最高點。(莊靈攝)

上午，當筆者隨考察團同人進入華嚴洞時，王先生就在筆者身邊，並且告訴我之前他曾花了一番工夫研究那片字跡，並且已有相當收穫；於是我們兩人就試著循字朗讀，終於對那段原本不甚清楚的文字，有了完整並且相信是正確的答案。現在就將其逐字記



圖四 莊嚴先生於1944年書贈陳恆安先生的瘦金書條幅。(莊靈翻攝)

錄於下：「卅二年郭邑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來整理故宮書畫與其事者莊尚嚴鄭世文也」。

筆者推測，當時馬院長可能是爲了當年十二月在重慶中央圖書館舉辦書畫展覽的事而來安順的（抗戰時期故宮在重慶一共舉辦過兩次展覽）。

據王江先生告訴我，伍蠡甫是文物鑑賞專家，也是馬院長的好朋友，當時他們都在重慶；而鄭世文則是父親在安順時的故宮同事。

經過多年的關心與注意，能夠爲這段模糊的洞壁題字尋找到正確的答案，當然也是我這趟重走最有價值的收穫之一了。

### 三、兩件父親的瘦金書墨寶

前文曾提到歐陽定武先生贈送給我的，父親於一九六八年寫贈他大哥歐陽伯武的瘦金書條幅影本，內容是文徵明的品茶詩：「東風臨紫苔，一夜一寸長；煙華綻肥玉，雲蕤凝香（似漏一字）。朝採不盈掬，暮歸難傾筐；重之黃金如，輸貢充頭綱。」

父親的另一幅瘦金書影本則是六月六日考察團剛抵貴陽時，由貴州省

二〇〇四年筆者爲了尋找華嚴洞洞壁上傳聞爲父親的題字，曾經特別從貴陽去了一趟安順，雖然費了好大工夫，最後確實找到了題字，但是因爲當年的字係用毛筆所題，經過六十多年時間，再加上岩壁潮溼的關係，許多字跡已經消褪無蹤，或者漫漶不清難以辨認（圖三）。不過後來經過筆者從家中留藏著父親當年委請安順時同事劉峨士先生所繪的「安順讀書山華嚴洞圖」手卷的跋文中發現，現存華嚴洞洞壁上的題字，是民國三十二年馬衡院長在安順因公停留時所題，並非出自父親手筆，也算那次筆者第三度重走南遷路的重大發現與收穫。

這一次隨考察團再訪華嚴洞，發現洞中題字處附近的空間和照明都已經過一番整理，只要入洞探訪，就能清楚看到題字；只是對於所題究係那些文字，事前仍然難有正確完全的解答。所幸這回在貴州的停留，居然遇到一位同樣關心那段題字，而且又十分努力尋求答案的在地朋友，他就是貴州省文物局的王江先生。六月七日博物館的陳笑梅女士所贈（圖四）。陳女士的父親陳恆安先生也是書法名家，抗戰時期在貴陽任貴州省立藝術館館長。一九四四年四月存在安順華嚴洞的第一批故宮文物曾經提選了一九二件到貴陽的藝術館展出過；在此之前父親就與陳館長熟識，經此展覽之後，二人更成爲經常以文墨相往還的好朋友。

陳笑梅女士所贈的瘦金書影本，是父親在甲申年（一九四四）寫的，時間上較歐陽定武先生所持者早了二十四年。如果細加比較研究，筆者覺得當時父親的瘦金書法似乎還有點青澀稚嫩，不若後來贈給歐陽伯武的那張，不僅線條流暢俊秀，表現也收放自若，早已在徽宗的「書形」之外，卓然建立起個人獨有的「書風」；這也是筆者侍在父親身旁看他寫了那麼多年各體書法（通常以行草爲多，瘦金書倒並不常寫）以來，一個很特殊的感受和心得。

### 四、第一次踏上文物西遷的「北路」和「中路」路途

筆者以往三次文物播遷路線之



圖七 四川樂山安谷鎮民間自建的「故宮南遷文物史料陳列館」。

另外考察團在造訪樂山安谷鎮純粹由民間自力興建的「故宮南遷文物史料陳列館」（圖七）時，也讓我們看到當地民眾對於當年那裏能夠成爲「中路」南遷文物的虔誠處所，並且爲他們的前輩鄉親曾經熱誠地全力協助文物的輸運與貯放，而深深感到自豪與光榮；他們那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和成就感，特別令我們這些「外客」感動和欽佩。

最後筆者在參加了這次「溫故知新——重走文物南遷路」的考察活動之後，還有一點感想與建議，想要藉此陳抒並敬供有關方面參考。

#### 感想與建議

此行北京故宮除了對考察團的組建與內容規劃，投下大量的心力之外，擔任全程總領隊的李文儒副院長，在每次踏勘到當年存放過文物的地點（大部分都已成爲遺址，原來的建築也早已拆除不見，或者已經改建爲現代的樓房），只要發現到當年建築的一點殘蹟——譬如寶雞原先的關帝廟和城隍廟，那裡早已拆建爲工廠廠



圖六 現在已經被建成「石門水庫」的褒河石門峽谷。（莊靈攝）

行，都只在小時候親身經歷過的「南路」（也就是貴陽↓安順↓巴縣↓重慶↓南京）這一段；這次拜考察團的全面規畫之賜，我們還到了「北路」和「中路」上的多處重要文物存放地點：像陝西的寶雞、漢中，四川的峨嵋、樂山、安谷，以及當年輸運古物車輛吃力駛過崎嶇陡峻並且積雪的道路。像是從寶雞過大散關，翻越海拔近三千公尺秦嶺的川陝公路（圖五），就是三國時代的「陳倉」和「褒斜」古道；並且我們也行經曾經銘刻著中國漢隸書藝至寶〈石門銘〉、〈石門頌〉、和魏王曹操手書〈哀雪〉二字等「石門十三品」的褒河石門峽谷（圖六），（那裡今天已經建成爲一座巨大的「石門水庫」，原來的「十三品」摩崖石刻岩體，也已被整塊鑿起，另存他處）；尤其大夥得機也參訪了張良廟、拜將壇、武侯墓、武侯祠、張騫墓和蔡倫墓時，感覺上彷彿筆者已經回到一千八百年前漢末的中原大地，而且正親眼凝視著那些永垂青史的漢魏英雄人物的一生彪炳功業和不朽事蹟。

房，但是在廠區一棟樓房進出口的牆邊一角，仍然可以發現一個當年用漢白玉雕製成的碩果僅存的門墩（見本期，頁十七）；而那裡每日進出的廠區職工，幾乎無人知曉過去這裡是什麼地方，自然更不知道故宮文物曾經暫藏在此的往事了。而在峨眉縣（舊爲峨嵋縣）峨眉一中進入校門不遠處，一幢後來興建校舍的牆外面，也發現了一處當年作爲正殿通道的幾級石階（見本期，頁五七）；這時文儒副院長都會向在場陪同的當地文物單位代表或者學校負責人再三叮囑說：「這些是當年故宮文物南遷時曾經存放文物處所的遺蹟，一定要好好保存，而且還要豎立說明牌；好讓凡是從這裡經過的人，都能知道那一段發生在抗戰期間國家文物避禍播遷的艱辛歷史！」這種對過去事蹟重視，並且試圖以亡羊補牢的心情，認真對待和處理的態度和做法，看在筆者眼裡，確實令人感動。

六月十六日，在考察團即將完成全部行程的內部心得發表和討論會上，筆者獲悉未來北京故宮將有關於



圖十 霧峰北溝故宮庫房鳥瞰。(莊靈攝 1950s)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這裡已經變成被瓦礫和灌木叢蟻踰的一片廢墟。



圖九 北溝陳列室一景，1957年。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56。



圖八 台中糖廠倉庫外觀，1949年。引自《了了不了集》下，頁990。

「故宮文物南遷」的系統研究和出版計畫；並且還決定於今年十月十日，在北京紫禁城的神武門（亦即故宮博物院的正門），舉辦一次有關故宮文物南遷的特別展覽。這讓筆者再一次想到自從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從南京分三批遷台的故宮文物，在台北外雙溪新館落成之前，也曾經過十六七年的漂泊與遷徙。剛抵台灣時，文物曾經在楊梅火車站旁通運公司的倉庫，有過大約半個月的短暫停留；之後三批文物都陸續運到台中，存放在台中糖廠倉庫，時間超過一年

（圖八）；直到一九五〇年四月，文物再從台中糖廠遷到新建的霧峰北溝庫房，才算大致安定下來。如此又經過漫長的十五年鄉居歲月，（其中經歷一九五三年開鑿山洞、一九五七年北溝陳列室開放（圖九），以及一九六一年文物第一次運赴美國五大城巡迴展覽），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台北外雙溪故宮新館落成啟用，到這時所有的遷台文物，才算有了永久性的家。這一段經歷，雖然已經載入台北的故宮史冊，不過對於今天大部分的寶島民衆來說，好像都不清楚了！

位在台中縣霧峰鄉吉豐村的北溝故宮舊址，於一九六五年文物北遷後，曾經數年間置，之後撥給了剛剛搬到中部的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使用。「台製」爲了擴展業務，後來把那裡改建成爲一座遊樂園似的「台影文化城」；而且爲了吸引觀光客，還把原先的山洞隧道和洞外的一棟庫房相連接，做成一間「太空城」；不過對於業務說來，似乎還是難有起色。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九九年的一場九二一

大地震，便把那裡完全震毀了！二〇〇四年筆者曾經陪同剛自海外返國爲母親祝壽的兩位兄長，專程回到我們曾經在那生活了十五年的北溝，發現那裡已經變成被瓦礫和灌木叢蟻踰的一片荒煙蔓草，在斜風細雨中讓人看得十分傷感。（圖十）

最近一兩年，筆者應大陸和港澳電視媒體攝製小組之求，又帶他們去過幾次北溝；發現那裡除了外面圍了一道金屬的圍欄，裡面仍然是草木蔓生的廢墟一片。算算日子，故宮文物自霧峰北溝遷到台北外雙溪，時間已經經過了四十多年；對於那片曾經是台灣中華文化藝術最高殿堂，留駐過無數海內外各國學人、藝術家，接待過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以及多次到訪的蔣夫人和蔣公的故宮文物藏寶地，今天竟然淪落到荒圯破敗、多年無人聞問如此不堪的境地，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虛擲和浪費！

在獨自惆悵與納悶多時之後，最近欣聞故宮南分院院區即將作全面性的重新擘畫、設計與開發；筆者想乘

此機會建議政府和故宮當局，何不在台中縣市即將改制合併成大台中的前夕，把台中糖廠倉庫和旁邊的故宮臨時辦公處舊址，以及霧峰北溝庫房、山洞和陳列室等遺址，規畫成一條可以和台中、日月潭相連結的「探訪故宮文物來台後足跡」的新文化觀光旅遊路線？如此不需花多少經費，只要在上列的幾處遺址，建一座可以陳列歷史圖片、說明、或播映動態影像資料，同時並可供遊客休憩、回首的簡單亭閣建築（像已經拆除殆盡的台中糖廠倉庫，也許只需立一塊經過設計的碑牌），就可達到追懷訪舊，滿足時下各方遊客對國立故宮博物院過去一段歷史的好奇、探究與尋根的心意了。要是此議能由故宮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相信很容易就能實現；如此一來對於故宮文物從南遷到遷台後的這一段歷史，台北故宮不僅能考證得同樣深入，同時還可以涵蓋得更加完整與周全，那豈不是政府、故宮與民衆全都受益，三方三贏的美事一樁嗎？（二〇一〇年八月於臺北關渡）

作者爲攝影家、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之子